

缓解学位紧张不能靠遏制弱者教育需求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刘精明

诚如政策制定者明确表达的，“积分入学”决非纯粹的教育政策，它更主要的是为了选择目前这个城市“最需要的人”，它只不过是众多城镇落户政策的附属物之一。

实行“积分入学”的城市面临的瓶颈是，资源供给总量不能满足因城市人口日益增多而产生的需求。这样，设定“非我居民”的标准就是这些城市最为急切的政策目标。因为不仅是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等，一切城市资源都是有限的。

珠三角是我国流动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多数城市已经成为“新移民”城市。一块蛋糕，原住民想多切点就排斥外来人，最有力的工具是制度盾牌——“户籍”。来得早、较成功地定居下来的移民，或者是那些取得了城市合法身份的移民，想多切点，就得想办法排斥新来的移民。他们运用的是市场能力，即财产权利——“住房”。最新进来的就需要相互竞争，优胜者自然是功效稍次于财产权利的教育文凭的持有者。被排在优胜者后面的若还需要争夺，那就得靠技术甚至体能比拼。

从父母的房产、居留时限，到父母的学历、职称，这样的学位分配标准与其说逾越了“户籍”的藩篱，不如说是移民社会中基本的社会排斥逻辑的内在演进。

实际上，积分入学和积分入户一样，都是非稳态移民社会向秩序化社会演进道路上的“定型胶”，是一件件建构新移民社会中等级秩序和阶层结构的合法外衣。我们看到的“积分入学”办法中诸多与教育公平相悖的条款，其实都是在这个逻辑下是最自然、最顺理成章的事情。

教育不平等从来都是社会不平等的突出表达，二者因循赓续、互相助长。没有社会领域的平等，就无法有真正的教育公平。今天的政策拂逆教育平等诉求，就有可能导致今后更大、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

然而，我们也不能罔顾现实而空谈教育公平。有教无类是理想，有规划、有步骤推行才是实现梦想的途径。

“积分入学”通过遏制弱者的教育需求来解决眼下的供需紧张问题，流露出大规模移民背景下多数城市对未来教育负担的焦虑和恐惧。而它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和争议，主要是因为人们没有看到这个城市后续的以教育公平为主旨的政策蓝图。

因此，我们首先要对城市未来的人口规模特别是移民规模、教育的需求规模和基础教育的投资规模等，作出科学的预测，根据这些预测结果和既有教育基础条件来确定基础教育的财政预算。其次，在城市内部继续加大力度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在学校层面上尽量减少教育不平等的来源。再其次，如果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则应考虑建立以儿童能力为主、家长资格条件为辅的竞争机制，从儿童心理上引导和弘扬“只有努力才会有成功”的社会精神，避免在移民后代中形成仇官、仇富、“拼爹”、啃老等不良或依赖心理。同时，一定要建立弱者的保护机制，对那些长期生活在本城市但又未能顺利纳入城市义务教育体系的儿童，应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建立与流出地政府之间的协商、沟通机制，充分监管并保证每个儿童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